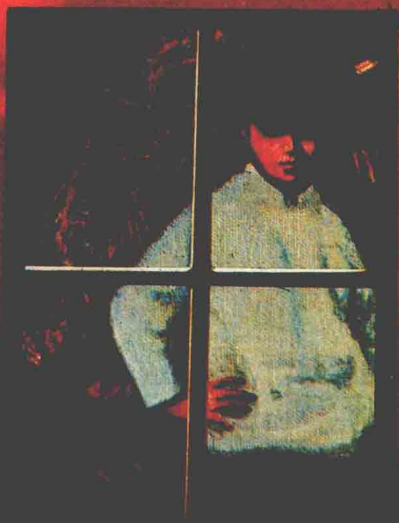


孩子，你在那裏

BETH GUTCHEON 原著·施寄青譯





皇冠

CROWN

(註冊商標第173155號)

皇冠叢書第八〇二種

當代名著精選之五十七

孩子，你在那裏

STILL MISSING

原 著：BETH GUTCHEON

譯 者：施 寄 青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
出版經理：張 柱 國
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郵撥0010426-9

電話：7168888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・彭中原・茅及銓

趙爾心・雲 菁・馮 馮

林 濤・余國芳・林靜華

林少岩・施寄青・种衍倫

戴國光・鄭光立・湯新華

編輯顧問：陳麗華

策 劃：施寄青

主 編：陳昱萃

美術設計：吳璧人・林莉娜

校 對：曾美珠・劉秋娥・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
電 話：7071139

著 作 權：台內著字第17415號
執照字號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

這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

著作權及版權

本書定價：新



當代名著精選

孩子， 你在那裏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主要人物表

席蘇珊——本書女主角，哈佛大學教授。

席理翰——席蘇珊的丈夫。

席艾力——席蘇珊之子。

孟雷地——波士頓第四區警長。

喬茜琳——席蘇珊的朋友。

傅嵐曲——席家的朋友。

梅瑪格——席家的房客。

1

一個人活到卅四歲，不可能還不了解什麼是『失去』，到了卅四歲，你已經經歷過失去一把瑞士軍刀、四年級最好的同學、在班上成爲領袖人物、獲得拉丁文獎，以及不少幻想的創痛，當然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意義重大的愛。事實上，席蘇珊最近才在人生的老戰場上打了一個敗仗，她的對手是她曾摯愛過的丈夫，一個她會想爲他多生幾個孩子，當他們年老時，在黑暗中可以握住他的手的人。

也許一次的『失去』，可以幫助人承受下一次的打擊，至少能培養某種程度的幽默感來承受它，以免自己太老而不能面對。在不少的陳腔濫調中，有些倒是真有幾分道理的，痛苦可以使人成長，一次的打擊可以使人變得有彈力，能够接受下一次的打擊。然而在真實生活中，有些事全然是讓人措手不及的，就像席蘇珊驟失兒子，使她的生活引起了巨大的衝擊。

席蘇珊，聰明、忠誠、固執、害羞，如果你了解她的話，你不會想到她每日在外面討生活的艱辛，因此她把那幢位於富門街狹小的磚造房子當成她的殼，在殼裏，解除所有的武裝，靜靜的過活，那

是她和艾力所有的小天地。

席艾力，快滿七歲，業餘的標本蒐集家，健壯的小傢伙，滿面笑容，終日笑聲不斷，有如瀑布一般。一個會跟媽媽看一次『星際大戰』，和爸爸再看一次，甚至和一頭體格壯碩、名叫『計程車』的謝德蘭牧羊犬原來的主人傳嵐曲、去看第三次的小子。

計程車是頭毫不受教的狗，在訓大中心一點本事也沒學會，只知道在艾力放學回家後，興高采烈的又叫又吠的去迎接他，或是悄無聲息的在晚上溜上艾力的床。蘇珊經常在和艾力道過晚安，要回自己房間時，發現計程車把頭埋在艾力的臂彎中，一動也不動，像座雕像似的，除了那對閃爍着機伶的眼睛，彷彿在向她求情說：『你就假裝沒看見我吧！』

『牠認為牠是我弟弟，』艾力說：『牠以為牠是一個長了毛的人。』

席艾力，快滿七歲了，巴不得自己早早長大。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，一個炎熱晴朗的早晨，在前門台階和他母親吻別後，走向離家兩條街遠的白克灣的新波士頓小學，但當他在街角轉彎後，就彷彿是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似的，再也沒出現在學校。

2

當蘇珊從學校輕快的走回富門街時，不過是下午兩點五十分。在下課後，她被一個喋喋不休的學生給拖住了，她擔心自己不能在艾力回家前到家。樓梯口處是黑漆漆的，住在她樓下的房客當然還在上班沒回來。艾力的腳踏車靠在樓梯口的牆上。她聽到計程車聞聲跑過來，低低的吠着，抑制住因牠熟悉的人回來的那份高興。

『乖，乖狗，』蘇珊彎下腰來摸摸興奮的計程車說：『乖，計程車，不許亂叫，你把我耳朵都要叫聾了，可憐的計程車，你是傻瓜嗎？』當她跟他講話時，計程車一直在她腳邊跳着。

她把買回來的雜貨推開，找到她那份還沒打開的環球日報，走到窗口的一張搖椅坐下來。午後的陽光洒滿室中，照在從天花板垂到地板的簾子、藍灰色的沙發、褪了色的波斯地毯，還有黑色光亮的烏木地板上，到處是一塊塊的陽光。能够在這麼一個房間裏，享受一、兩分鐘的寧靜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。

等屋子有點動靜時，已經是三點半了，輕微的吱呀聲，才使她發現屋內沒有人，她看了一下腕錶，這才意識到有些不對勁。艾力的小學已經放學半小時了，他從學校走回家不過七分鐘，但是艾力呢？

她走向窗子，探出頭去看街上，從北望向南。陽光下的街道靜悄悄的，她看了一會，壓抑住內心升起的恐懼感，寄望拿着蜘蛛人圖案書包的艾力會蹦蹦跳跳出現在街角。

『我不會在外面亂逛，』他很大人氣的保證道，當他要求讓他自己走路上學時，『你可以信得過我，』他講話的聲音就跟他父親一樣。

『好吧！』她說：『我相信你。』她伸出手來，隔着桌子跟他握手，艾力煞有介事的跟她握手，他的肘却打翻了牛奶。

蘇珊的眼睛緊盯着街角，想要使艾力出現，她感到自己可以憑意志力辦到，使那個兩頰通紅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小傢伙出現在轉角處，然後搬出一大堆理由來向她解釋。孩子！快出現吧！免得我像個笨驢似的慌了手脚。

（『是的，警官，我知道我報案說他失蹤了，一定被害了，但事實上他是在他朋友家看蝙蝠俠電視劇，……我知道我害你們勞師動衆，但現在找到他了，他只是……你知道，他答應過我絕不在街上亂逛的，……七歲了，快七歲了，是的，我知道我給你們添麻煩，……不，我不是個歇斯底里的女人，我是教美國文學的教授，……對不起……』）

她胡思亂想着。

街上出奇的靜，她突然注意到隔壁柏家的垃圾筒蓋子正在移動，她全身閃過一絲寒意，是老鼠？

她注視着垃圾筒，蓋子終於被掀起來，原來是隔壁柏湯姆養的白鼬，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子。牠一溜煙跑到後院，身上那股騷味，從蘇珊的窗口都可以聞到。

她對自己說够了，再下去要得心臟病了，她走向電話旁，打給喬茜琳。

『喂，』蘇珊說：『是我。』

『嗨！真高興你打電話來，我今天真是倒霉透頂了，早上足足等了四小時，等那個該死的木材廠把我的三夾板送來，等他們來了以後，我還得想辦法讓他們給我扛到樓上去，五張大三夾板，……這玩意可不是不值錢的東西，怎麼能放在外面，你知道這玩意花了我多少錢嗎？』

『你應該用輕便點的材料，像硬紙板。』喬茜琳最近正在做一些大型的浮雕，上面繪上粉彩。在她從事藝術工作前，她開過一家包辦外燴的小吃店；在這以前，她替一家出版公司寫過廣告詞；更早點，她做過模特兒，在有名的費玲妮時裝公司工作過，一直做到長得像崔姬（英國著名的模特兒）那型的模特兒不吃香後。

『別提紙板了，』喬茜琳說：『紙只能維持一年，何況用紙是一門學問，……那個該死的木材廠。害得我手忙腳亂的，連接潔婷的時間也晚了，所有的事都給延後了。』

『潔婷在家嗎？』蘇珊問道。

『是呀！我還在半路上帶她去吃了一點東西，因為她把她的午飯跟別人交換了一個娃娃，她現在正在房間裏給娃娃穿衣服呢。』

『哦，事情是這樣的，艾力還沒回家，我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了？你幫我問問潔婷，她知不知道他上哪了？或是他告訴過她他要上哪去嗎？……』

『艾力還沒回家？』

這真是令人難堪的一刻，一個做母親的得向別家的父母坦承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上哪去了。就

在那一剎那間，由做母親的直覺，她那一句短短的問話，已經證實了她原先的恐懼，蘇珊可以感到喬茜琳的顫抖。

『等一下，』喬茜琳說，蘇珊聽到她在叫潔婷。

過了好久，在蘇珊握着電話時，她覺得自己好像死了，下到地獄底，又變成一個飽受折磨的幽靈回來，等喬茜琳拿起電話時，蘇珊已經知道答案了。『蘇珊……潔婷說艾力今天根本沒去學校。』

這句話好像晴天霹靂，就彷彿是一棵大樹被閃電擊碎，白得刺眼的亮光，接着是使人驚懼的隆隆雷聲。

他不是和朋友在一起？他並沒有到別家去看電視？她剛才一直在想他沒有回家的理由，却沒想到他連學校都沒去。

『蘇珊，』喬茜琳說：『我馬上過來，你先報案。』

打給警局。

打給警局。

在安靜的房間中，在陽光中，蘇珊感到自己落入了恐懼的深淵中，深淵是如此的深，充滿了各種顏色，所有的光和所有的黑暗，熱得可以燙死人，冷得可以凍死人，深不見底，却又透明如玻璃。那種感覺非筆墨可以形容，每根神經和細胞都彷彿死了似的。

她又拿起電話，她在震驚之餘，極力使自己鎮靜下來，腦子是一片混亂，全身麻木，當她打給警局時，她並不像個歇斯底里的女人。

蘇珊知道後果是什麼，她在報上看過不少這類故事。兒子失蹤了，打電話給警方，他們叫你等上四十八小時，才能把他列為失蹤人口，到那時已經太晚了，五個月後，在一些荒郊野地裏找到，早已變成白骨一堆了。